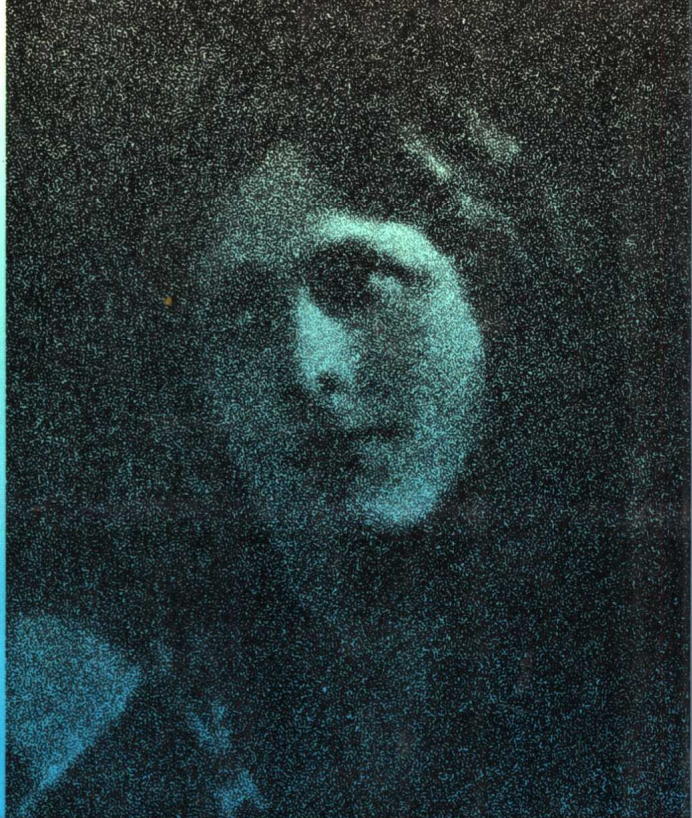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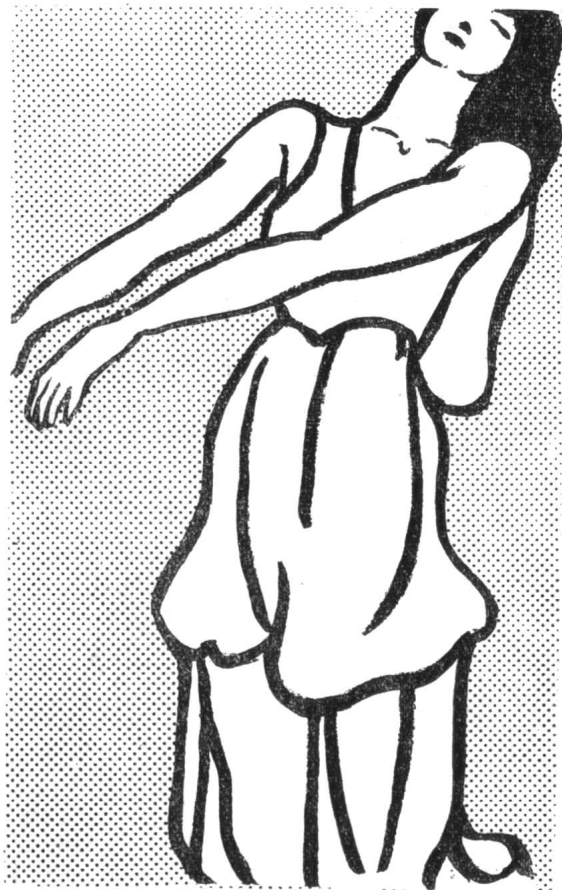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90

鄧肯

鄧肯 *Isadora Duncan*



●梁實秋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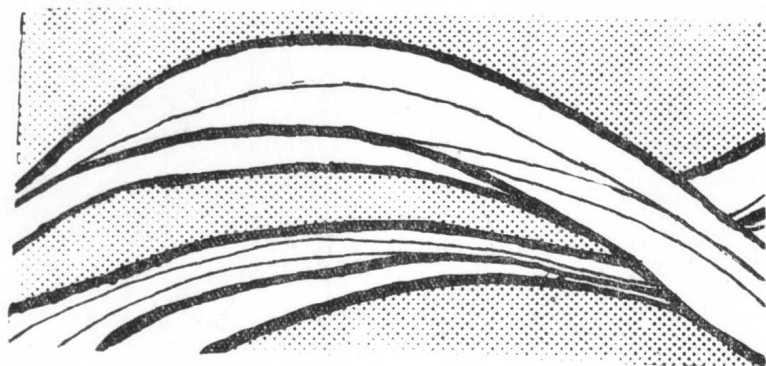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90

鄧肯

海洋與我·····	五
父親·母親·童年·····	一〇
未來的憧憬·····	一八
憂鬱的仙女·····	二六
天使的舞姿·····	三三
倫敦巡禮·····	三八
舞出絕望的深淵·····	四二
愛情與理想之間·····	五
藝術的執著·····	七〇
走向羣衆·····	七六
此情可待成追憶·····	八三
心靈的夢鄉——希臘·····	九三
夢斷之時·····	一〇七
重振希臘詩歌·····	一二三



華格納的知音.....	二七
形上之愛.....	二六
蘇俄的震撼.....	二三
創辦舞蹈學校.....	一四
生命的喜悅.....	一五
惆悵情狂.....	一七
美國之舞.....	一八
愛情的迷惘.....	一九
尼羅河畔.....	二〇
塵凡恩愛之辯護.....	二二
死神的召喚.....	二七
幽明一綫間.....	二四
友情的撫慰.....	二五
越過死亡谷.....	二六
戰鼓中的舞者.....	二七
祖國的精神.....	二八
如夢令.....	二九
後記.....	三〇
年譜.....	三一



Xu7363/1

海洋與我

小孩的個性即使早在母親的胎裏，便已略具雛形了。當我母親懷我的時候，她的情緒陷入極端的煩悶，處在一種悲劇性的情勢。她對任何東西都沒有胃口，除了冰凍的牡蠣和香檳。每次有人問我從什麼時候開始跳舞，我總是回答說，「在我母親的肚子裏開始，或許我是受到牡蠣和香檳的影響，因為這正是美麗的女神艾弗達娣最喜歡的食物（性的觸媒食物）。」

母親懷孕時，經過一段痛苦的經驗，她常常告訴別人說，「這個小孩生下來，一定不會是個普通人，」她懷疑自己可能會生下一個怪物。我剛出生便開始展示我的個性，我不斷的拳打腳踢，母親哭著說，「你們看，我料得不錯，這孩子是個怪物！」但後來，我有時被放在桌上的嬰兒托籃裏，家人將音樂打開，只要聽到樂聲，我一定馬上手舞足蹈起來，成為家人和朋友歡樂的來源。

我生命裏最初的一個印象是關於一次火災。我記得被人從窗口丟下，一個警察接住我。那時我可能才兩、三歲，可是我還清晰的記得警察臂窩裏溫暖的感覺，和火焰躍動的刺激。我摟住警察的頸子，我猜他是愛爾蘭人，我聽到母親狂亂地哭叫著，「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啊，」然後

她被人拖離現場，母親失神地認定我的兩個哥哥被困在火場裏。後來，我們在一家酒廊發現哥哥們，他倆坐在地板上，正在穿鞋襪。我們被帶進一輛馬車裏，而後又坐在櫃臺喝著熱巧克力奶。

我出生在海邊，我發覺到我生命中的幾件大事也都發生在海邊。我對於舞蹈動作的第一個靈感，就是來自海浪的啓示。我降生在艾弗達梯（希臘的女神，相當於羅馬神話中的維納斯女神）星的影響下，當艾弗達梯星冉冉上升時，我的生活就非常順暢，當她消失於天際時，一連串不如意就開始跟著我。今日我們或許已不像古代的埃及人或加爾底亞人那麼重視天文學，但是，我仍堅定的認為星座的運行會左右我們的靈魂，如果當父母親的能夠了解這一點，他們一定會努力研究星象，以便指導出更優秀的子女。

我也深信在海邊或山上出生的孩子，一定會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歷程。海總是很強烈的吸引我，但是我對山却持著相反的感覺，我一接近山，便想逃，逃離它的監牢。我沒有辦法像山上的遊客一樣，陶醉於山頂的景色，我只想逃或是躍過它。我的生命和藝術都是源自於海洋。

我非常慶幸幼年時，家裏很窮困。母親沒有能力請管家或僕人來照顧她的小孩，所以我擁有無拘無束自然的生活經驗。我有很多機會發揮赤子之心，直到今日，我仍然擁有這種真純的本性。我的母親是一位音樂家，她以教音樂為生，她必須到學生家裏去上課，因此她經常整天不在家，晚上也很晚回來。當我從學校那一所大監獄逃出來時，我便自由了。我可以優哉的在海邊徘徊，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多麼憐憫那些打扮得整整齊齊，被管家看得緊緊的小孩。如此的生活還能創造什麼機會呢？母親太忙所以沒時間考慮到我們是否會遇到危險，因此我和哥哥們便可以放任自己衝動的心志，這些舉動有時瀕於冒險邊緣。所幸母親沒有發覺，如果她知道我們如此放蕩，一定會很不安。我真的是很幸運，因為我擁有一段無拘無束的童年生活，同時當我獨創許多自由式的舞蹈動作時，總是獲得鼓勵。我很少被禁止做什麼事，對於小孩子來說，這些束縛真是很不

幸的事。

我五歲時便開始上公立學校，我猜母親一定虛報我的年齡。母親必須把我安置在一個地方才放心離去。我的確相信從一個嬰兒的個性便可看出他日後所走的路線。那時候我已經是一個舞蹈者和改革者。我母親從小便受洗，並且生長在一個愛爾蘭天主教的家庭裏，她向來都很虔誠，直到她發覺我父親並不似她想像中的完美典型。她毅然和他離婚，帶著四個小孩離開他，勇敢地面對現實。從那時候開始，她對天主教的信仰產生動搖，她追隨鮑伯·殷格索爾(Bob Ingersoll)的無神論調，經常爲我們講述殷格索爾的事蹟。

除此，她認定多情善感很沒有意義。當我還是一個小寶寶時，她便對我們揭露聖誕老人的神秘。由於受到如此的調教，有一年聖誕節學校舉行慶祝會，老師一邊分糖果、蛋糕，一邊說著，「看啊，小朋友們，聖誕老公公替你們帶來什麼禮物，」我嚴肅地站起來說，「我不相信你，世界上根本沒有聖誕老人。」老師非常地生氣。她說，「相信聖誕老公公的乖女孩才能得到糖果。」我說，「我才不稀罕你的糖果。」老師勃然大怒想要教訓我，她叫我坐到前面的地板去，我走向前又回過頭來，對著全班同學發表我生平第一次著名的演說，「我不相信這種謊言，」我尖叫著說：「我母親告訴過我，她太窮所以沒有能力扮聖誕老人；只有有錢的母親才會假扮聖誕老人，並送禮物給小孩。」

我的老師狠狠地抓住我，並且強行將我捺下去坐好，我僵硬小腿並抓緊她，以致她只能讓我的腳跟著地，卻沒有辦法讓我坐下。於是她將我拉到角落罰站，我站到角落去，但又回過頭來大叫說，「根本沒有聖誕老人，沒有聖誕老人，」她拗不過我，不得不將我送回家。我在沿途還不斷地大聲喊著，「沒有聖誕老人，」我永遠無法忘掉這次經驗對我的傷害，我被剝奪了糖果又遭到處罰，只因爲我說了實話。當我告訴母親這件事時，我說，「我做錯了嗎？的確沒有聖誕老人

，不是嗎？」母親回答說，「世界上並沒有聖誕老人，也沒有上帝，只有你自己的心靈能幫助你。」那天晚上，我坐在母親腿上的蓋毯上，她又輕輕地爲我們講解股格索爾的演說。

我一直認爲學校的一般教育，對兒童們並沒有用處。我記得我在班上，既是名列前茅的好學生，也是倒數幾名的愚蠢學生。這完全決定在我背誦的技巧上，或是我能不能記得住學過的課程。我對於成績的好壞一點也不在意。對我而言，在學校是一段無聊、漫長的時間，我不斷地看鐘，直到它指著三點，我們就自由了。我真正的教育是得自母親，每天晚上她爲我們彈奏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札特、蕭邦的曲子，或是高聲朗誦莎士比亞、雪萊、濟慈、伯恩斯的詩句，這是最令我著迷的時光。我經常模仿母親背詩，在我六歲時，有一次學校校慶，我表演朗誦威廉·利托（William Lyle）所作的「安東尼贈克麗奧佩屈拉」的詩，令聽衆震驚不已——

我快死亡，埃及，死亡！

亮麗生命的潮汐退得快啊！

有一次，老師要求每個學生寫一篇自述，我寫著：

「我五歲時，住在二十三街的一棟平房裏。我們付不出房租被趕走，搬到十七街，錢又不夠，房東不准我們住，所以我們再搬到二十二街，沒住多久，又被迫搬到第十街。」

我的自述便是不斷地重覆搬家和記街名。當我在學校唸這篇作文時，老師變得很生氣。她認爲我在開一個很惡劣的玩笑，所以把我拖到校長室，校長立即請我的母親到學校來。當我貧苦的母親讀完這篇文章時，她嚎啕痛哭說，我所講的句句都是真的。那便是我們飄泊不定的生活。

我期望目前的學校制度已有所改變。在我的記憶裏，公立學校的教學方法總是很殘忍地硬塞

給學生一些他們所無法了解的東西。我還記得一件很可憐的事，學生們必須忍受又乾又冷的板凳，空著肚子，穿著濕濕的鞋子，饑寒地上課。老師在我心中的形象，有若非人的怪物，他們經常聳立在我面前，令我痛苦不堪。但是，遭到這種痛苦經驗的兒童們並不會將這種感受表達出來。

我並不記得貧窮曾對我家造成什麼傷害，我一直認為家境清苦是理所當然，只有在學校我才會受到傷害。對於一個自負又敏感的小孩而言，公立學校的制度就有如感化院一樣，令人備覺羞辱。我始終不斷地反抗這種教育制度。

當我六歲時，有一次母親從外頭回來，她非常詫異我竟然召集了鄰近六、七個還不會走路的小孩們，我讓他們坐在面前，指導他們擺動自己的手臂。當母親問我在做什麼時，我告訴她這是我舞蹈學校，母親很驚訝，她立刻坐到鋼琴前，開始為我伴奏。我的舞蹈學校繼續辦下去而且愈來愈受歡迎。稍後，鄰近的女孩們也加入我的班級，她們的父母還付我一點學費，這便是我後來所從事很賺錢的舞蹈職業的開端。

當我十歲時，這個班級人數已經相當多，於是我便暗示母親上學對我而言已經沒有什麼用處，徒然浪費時間又減少賺錢罷了，還是賺錢比較實際。我把頭髮挽到頭上，虛稱我是十六歲，那時候我已長得亭亭玉立，所以大家都相信我。後來，寄養在祖母家的姊姊也回來加入我們教學的行列，我們變得忙碌起來，不斷地被要求到舊金山有錢人的家裏教舞。

父親・母親・童年

我對父親的印象很模糊，當我還在襁褓中，他便和母親離婚了。有一次，我問姨媽，我是否曾經有過父親，她回答說，「你的父親是一個魔鬼，他毀掉你母親的一生。」從此，我總想像父親長得和圖畫裏的魔鬼一樣，有著兩隻長長的角和一條尾巴，當學校裏其他小朋友談論到自己父親時，我只好默不出聲。

我七歲時，我們住在一棟公寓的三樓裏。有一天，我聽到前門的門鈴叮叮作響，我跑到走廊應門，看到一個很英俊的男士，戴著一頂高高的禮帽，他開口道：

「你能不能告訴我鄧肯太太住在那一間？」

「我是鄧肯太太的小女兒。」我回答。

「你就是我的小狐狸公主？」陌生人說。

（小狐狸是我在嬰兒時期，爸爸對我的暱稱。）

突然間，他把我抱起來，他的淚水和親吻覆蓋了我。我被他的舉動所震驚，連忙問他是誰。他含著眼淚告訴我說：「我是你父親。」

我非常興奮立刻衝進去通知家人。

「外頭有一個人自稱是我父親。」

母親站起來，臉色蒼白激動地進入房內，並且將房門反鎖。兩個哥哥聽到這個消息，一個躲

到床下，一個藏在碗櫥，姊姊歇斯底里地不知所措。

「叫他走開，叫他走開！」他們一齊哭叫著。

我很驚訝，但是身為一個有教養的小女孩，我走到走廊說：

「我們家人今天都不舒服，不能見客，」那個陌生人握住我的手，問我是否願意和他出去散步。我們下樓走到街上去，我為難地加快腳步走在他身邊，出神地想著這個英俊的男士就是我的父親，他並不像我想像中有兩隻長長的角和一條尾巴。

他帶我到一個賣冰淇淋的攤位上，我狠狠地吃了好幾客冰淇淋和蛋糕。當我回到家時，發覺家人都很憂鬱不安。

「他好迷人喔！他明天還會來帶我出去吃冰淇淋，」我告訴他們。

但是家人拒絕見到他，不久，他就回他在洛杉磯的另一個家去了。

從那時候開始，我有好幾年未曾看到父親，當他再度出現時，母親對他的態度比以前溫和些。他送我們一棟漂亮的房子，裏頭有舞池、網球場、倉庫、風車等設備。這些禮物要歸因於他再度發財。在父親的一生中，總共發了四次財，前三次都發了又破產。雖然，後來也第四度破產，但是在那幾年中，我們的確在裏頭過了好幾年的舒服日子，就好像在先後兩次暴風航行中，暫時找到一個避風港。

在父親第四度破產以前，我經常看到他，並體會出他是一個詩人，我逐漸對他萌生感激之情。他的許多作品中，有一首却預先地言中了我畢生的曲折。

我之所以要敘述父親的事情，乃是因為這些幼年的經驗影響了我的一生。我讀過許多傷感的小說，同時，在我的面前，又有一件活生生的婚姻悲劇的例子。我幼年的生活總是被父親的陰影籠罩著，大家都很忌諱談到他，而離婚這個可怕的字眼就像一個悲哀的標幟，深深地烙在我的腦

海裏。我無法從別人的口中問出這些事的前因後果，我試著獨自去理解它。我讀過的大部分小說都以婚姻美滿作爲結局，或許作者認爲已經沒什麼好寫。但是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亞當·蜜梯」却令我印象深刻，這本書描寫一個未婚母親所面對的種種困境，我深爲女人遭到的不公平待遇抱屈。我將書中的故事和父母聯想在一起，我暗下決心，這一輩子一定要努力對抗婚姻制度，並且支持婦女解放，爭取她們應得的權利和節操，我認爲只要婦女們願意，她們可單獨養育子女。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能領悟出這些道理，或許是很奇怪，但是我的生活環境將我塑造造成早熟的個性。我仔細地向人詢問婚姻法，却憤怒地發現，在婚姻制度中，女人的地位和奴隸並沒有什麼兩樣。我向母親的已婚朋友們探詢，發現她們的心靈就像烙了印的奴隸般，痛苦不已。我暗自發誓，絕不讓自己踏上這種卑賤的地步。我一直堅守著這個誓言，雖然因而遭到母親的不滿，社會的誤解，我還是沒有放棄這種想法。蘇俄政府做過的許多事中，最令我讚賞的一件便是廢止婚姻關係，當兩個人同意在一起生活時，他們便在登記簿上簽了名，但是簽名欄下還特別注明：這個簽名並不表示雙方需爲對方負任何責任，只要一方願意解除關係，這個簽名便被視爲無效。類似此種的婚姻創舉，對於那些心靈開放的婦女可說是一項福音。同時也就是我曾描述過的理想。

在目前的社會上，我相信有或多或少的婦女們有著和我一樣的想法，但是在二十年前，我拒絕婚姻關係和支持婦女擁有非婚生子女，在社會上引起多大的非難啊！事情已經改變了，我們的觀念也有很大的革新，我想今日社會上明智的婦女們一定會同意我的看法，婚姻的道德規範令一個具有開放心靈的女性難以接受。明知如此，婦女們還是奮不顧身地加入結婚的行列，爲什麼會這樣呢？道理很簡單，因爲她們沒有勇氣支持自己的信念，如果大家看到過去十年中的離婚數字，便會明瞭我所說的一點也不假。我曾對許多婦女們傳述婚姻自由的意義，但是她們反問我說，「如果沒結婚，要叫誰供養孩子？」假如只是爲了替孩子尋求一個資助的男人，才嫁給他人，那

麼在婚姻關係中你便處在卑賤的地位了。因為那個人或許是一個惡棍，不願養育孩子，甚至你自己對他的人品也無法信服。但是你嫁給他，你就要忍受自己的抉擇。我並不同情男人，我相信他們中的大部分，格調都不是很高。

我童年的生活不時洋溢著音樂和詩歌，這要歸之於母親的影響。每天晚上她會在鋼琴前彈奏數小時，渾然忘我，我們並沒有規定幾點上床，也沒有其他特別的訓練，我們圍在母親身邊聽她演奏或朗誦，其樂融融。我有一個姨媽很有才華，她經常來拜訪我們，並表演短劇給我們看。她長得很漂亮，有一頭烏黑的秀髮和一對烏溜溜的眼睛，我還記得她穿著黑色天鵝絨的褲子扮演哈姆雷特的樣子。她有一副好嗓子，如果不是被她父母獲悉她在劇院工作，她很可能已經成為一位傑出的演唱家。我現在才明瞭她的一生被清教徒的規範所毀掉，這種情形，現代人很不容易體會。早期移民到美國的清教徒將他們的各種精神意識帶到這個新大陸，他們從來不曾忘記那些陳規，並且強行將這些教義散佈到新大陸的每一個角落，利用它來控制人心，甚且印第安人。他們也藉此來馴服自己的心靈，却不知對自己造成多大的傷害。

當我姨媽還很小的時候，便被迫灌輸清教徒的教義，她的美貌、光采都被埋沒。倒底是什麼原因促使那時候的人說，「我寧願看女兒死掉，也不願看到她在臺上表演」？對於今日的人而言，實在很難理解出這種想法。看看現在的男女演員不是已成爲被驕寵的一羣嗎？

我認為可能由於我身上流著愛爾蘭血液，所以我從兒童時期便很反抗清教徒的壓制。

我們搬進新居後，令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哥哥奧古斯汀在穀倉裏開設一個劇場。他將客廳裏的毛毯剪下一小塊，貼在嘴上當鬍子，他模仿利·凡·溫克(Rip Van Winkle)的動作維妙維肖，我坐在觀眾席上被感動得流出眼淚。我們將情緒完全融入劇中，不希望受到騷擾。

我們的小劇場逐漸擴展，在附近地區變得很有名氣。由於這些讚美，鼓舞我們前往海濱表演。我負責舞蹈演出，奧古斯汀朗誦詩。後來伊莉莎白和雷孟德也加入我們的行列，兄妹四人一起表演一齣喜劇。這時我才十二歲，他們三人也都是十幾歲。隨後，我們又到聖塔柯拉拉（Santa Clara）、聖塔羅薩（Santa Rosa）、聖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這些濱海地區演出，並且很受歡迎。

我幼年的生活幾乎是由多層次的叛逆因子所組成，我反抗社會的偏囿，生活的限制，我期望快點長大，以便飛向東部尋找我夢中的理想。我們經常和親戚們在家裏熱烈討論，最後總是以這個結論結束話題：「我們必須離開此地，在這種地方根本不可能完成什麼事。」

我在家人中最為勇敢，當家裏沒有任何食物時，我經常自告奮勇地前往屠夫那裏，運用我的技巧讓他免費送我們一些羊肉片。只有我敢到麵包師傅那裏，慫恿他繼續讓我們賒帳。我從這些經驗中獲得很大的樂趣，尤其當我圓滿達成任務時，這種感覺更強烈。事實上我經常做得很完滿，每次我總是抱著戰利品跳著舞步回家，那種歡暢的感覺就好似攔路搶劫的強盜勝利歸來。這些經驗對我而言都是很好的教訓，從其中我學習到如何以甜言蜜語去應付凶惡的屠夫，這些手法使我後來有足夠的力量去對付苛刻的經理們。

我記得當我還是一個很小的女孩時，有一次，我發現母親正為她的編織物被商店退還而哭泣，我一言不發從她的手中拿過籃子，在頭上繫了一條她織的頭巾，手上戴著一副她織的手套，挨家挨戶去尋求買主。結果我把所有的織品都賣掉，而且所得的錢比商店付給母親的還要多兩倍。

當我聽到某些當父親的說，他們正努力工作替孩子們存一些錢時，我真懷疑他們是否了解，如果他們如此做，將會剝奪掉他們孩子的求生能力。他們遺留愈多錢給孩子，將會令小孩變得愈

懦弱。給孩子們最好的繼承品，莫如允許他們獨立地去創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依賴自己的雙手過活。我們家的教育引導我和姊姊有能力出入舊金山最豪華的住宅區，然而我一點也不嫉妒那些富家子弟，相反的，我很同情他們，我很驚訝他們生活的方式如此的狹窄與愚昧。和那些富家千金少爺相比，我確信我自己比他們富裕幾千倍，至少，我了解如何創造生命的價值。

我們教舞蹈的聲名日益增進，我們自稱所教的舞蹈屬於一種新體系，事實上根本沒有什麼體系。我隨著奇妙的感覺，或是腦中美麗的形象，即興地編舞教給學生。我所編的第一條舞是改編自朗法羅的詩「我射一枝箭到天際」。我經常背誦詩，並教導其他小朋友們依著辭句的意思擺出各種姿勢和動作。當我在晚上編舞時，母親經常和藹的爲我伴奏。有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也經常和我們一起共度夜晚，她曾經去過維也納，常常說我令她想起芬妮·艾勒斯樂，然後總是喋喋不休的述說芬妮的奮鬥史，她頗具信心地說：「依莎朵拉會成爲芬妮第二，」她的話勾起我的野心。她建議母親應該將我送到舊金山一位著名的芭蕾舞老師那裏去習舞，然而，我對那個老師的教法却很不滿意。當他指導我把脚尖踮起時，我問他爲何要如此做，他回答說因爲這種姿勢很美麗，我反駁說，這種姿勢不但很醜而且違反自然。上了三次課後，我就主動退出他的舞蹈班，從此再也不曾回去過。他們將這種僵硬又普通的動作稱爲舞蹈，這種說法僅僅是玷污了我的幻想。我夢想中的舞蹈是一種風格獨特的韻律，我不知道那會是什麼樣子，但是我確信它存在於另一個眼睛看不到的世界裏，我預卜只要能找到門鑰，我一定可以進入那個世界。我的藝術細胞是與生俱來的，而且由於母親勇於犯難的承擔各種打擊，它們才沒有遭到扼殺。我始終確信從小便可觀察出一個人長大後所從事的路線，我很懷疑有多少父母了解到，他們讓孩子接受所謂的教育，僅不過是將他們的小孩塑成凡夫罷了，並且剝奪了孩子們追求更美麗或更自然的生活的機會。但是，想一想，或許這也是無可避免，不然，數千名的商店或銀行的職員要找誰來擔任呢？

我的母親有四個孩子，如果她採取強制教育，可能會讓我們變成普通的市民。她有時候會感嘆說，「爲什麼四個小孩都是藝術家？沒有一個比較講求實際？」但是，這乃由於她美麗而充實的心靈影響了我們全體。母親一點也不在意物質生活，她教我們忽略家中的所有物，由於她的影響，我這一輩子沒有戴過珠寶，她告訴我們那些東西只不過是一種束縛。

我離開學校後，有很強烈的閱讀慾，在奧克蘭有一間公立圖書館，我們那時候剛好住在附近，但是不論我們住得多遠，我經常跑跑跳跳，或是跳著舞來回於那間圖書館。圖書館理員英納·庫爾波絲是一位很迷人又美麗的女士，同時也是加州出名的女詩人。她很鼓勵我閱讀，當我向她詢問好書時，她看起來非常喜悅。她的眼睛很漂亮，閃閃爍爍發出智慧的光芒。後來我才聽說，我父親有一段時間和她過從甚密，她的身上和父親一樣煥發著感性，或許這就是冥冥中她吸引我的力量。

那一段時期，我讀遍狄更斯、塔克瑞、莎士比亞和其他數千本的小說，除此，我還讀一些無聊、低級的書，反正我對書本都抱著來者不拒的態度去讀它。我經常點著白天撿來的燭屑通宵達旦地閱讀。我開始寫小說，同時還編了一份報，我自己動筆獨攬社論、地方新聞和一些短篇小說。除此，我還寫日記，我用自己獨創的符號寫日記，因爲那時候我有一個大秘密。我戀愛了！

除了教小朋友外，我和姊姊還收了一些年紀較大的學生，姊姊教他們所謂的「交際舞」，在這一群學生中，有兩個稍爲年輕，一個是醫生，另一個是藥劑師，這個藥劑師非常惹眼並且有一個很迷人的名字——維農。那時候我才十一歲，但是外表看起來比實際的年齡還大。像「麗達」裏頭的女主角一樣，我在日記上寫著，我戀愛了，瘋狂地熱戀。我確信自己在熱戀，但是我却不知道維農是否也有這種感覺。在那種年紀我還很害羞，不敢表露我的戀情。我們一起去參加球賽或舞會，在舞會中，他幾乎每一首曲子都邀請我。事後，我總是徹夜不眠，一面寫日記，一面重